

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

【宋】褚伯秀◎撰

莊子義海纂微

下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

莊子義海纂微

下

【宋】褚伯秀◎撰 張京華◎點校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莊子義海纂微/(南宋)褚伯秀撰. — 上海: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 2014. 7

(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)

ISBN 978-7-5675-2343-2

I. ①莊… II. ①褚… III. ①道家②《莊子》—注釋
IV. ①B223. 5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4)第168018號

莊子義海纂微

撰 者 褚伯秀
點 校 者 張京華
項目編輯 龐 堅
特約編輯 黃曙輝
封面題簽 虞萬里
裝幀設計 盧曉紅

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
網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電 話 021-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-62572105
客服電話 021-62865537
門市(郵購)電話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
網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蘇州工業園區美柯樂制版印務有限責任公司
開 本 850×1168 32開
印 張 35.25
字 數 773千字
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
書 號 ISBN 978-7-5675-2343-2/B·871
定 價 108.00元(上下冊)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,請寄回本社市場部調換或電話021-62865537聯繫)

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

繕性第二

由是觀之，世喪道矣，道喪世矣，世與道交相喪也。道之人何由興乎世，世亦何由興乎道哉？道無以興乎世，世無以興乎道，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，其德隱矣。隱，故不自隱。古之所謂隱士者，非伏其身而弗見也，非閉其言而不出也，非藏其知而不發也，時命大謬也。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，則反一無迹；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，射深根寧極而待。此存身之道也。

郭註 道以不貴，故能存世。然世存則貴之，貴之道斯喪矣。道不能使世不貴，世不能不貴於道，故交相喪。若不貴，乃交相興也。今所以不隱，由其有情以相興也。何由而興？由無貴也。莫知反一以息迹，而逐迹以求一，愈得迹，愈失一，斯大謬矣。雖復起身以明之，開言以出之，顯知以發之，何由而交興哉？「時命大行」，此澹漠之時也。反任物性，而物性自一，故無迹。「時命大窮」，此不能澹漠之時也。雖有事之世，聖人未嘗不澹漠，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爲，道之所以不喪。未有身存而世不

興者也。

呂註 世與道交相興，則聖人作而萬物睹；世與道交相喪，則聖人遊乎世俗而莫之知。固已隱矣，奚以自隱於山林間爲哉？「反一無迹」，華胥之夢、姑射之遊是也。「深根寧極」，「確乎其不可拔」者是也。龍蛇之蟄以存身，亦若此而已矣。觀莊子此言，似亦慨然於時命之不遭，蓋世道交喪，宜在所哀也。夫聞道者，有遇於興廢之間，則所以存身者固不可不知。若莊子則所謂「不與聖人同憂」，亦何慨然於大謬之間哉！

疑獨註 居古而行今之道，則「道喪世」也；居今而行古之道，則「世喪道」也。有斯世然後可以行斯道，不然，則「世與道交相喪」而已。「道無由興乎世」，命也；「世無由興乎道」，時也。時與命俱相戾，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，其德隱矣，若列子居鄭圃、莊子居漆園是也。「隱」者，隱其德；「自隱」，隱其形。長沮、桀溺之徒，形隱者也。古之隱士，非避地避言、括囊其知也，「時命大謬」，安之而已。當其時命，而其道大行於天下，聖人未嘗自以爲達，反歸于一而不以迹示人也。不當其時命，而其道大窮於天下，聖人未嘗自以爲窮，深固其根而安其極也。孟子所謂「大行不加，窮居不損」是矣。「一」者精義，「無迹」然後入神；「根」者盡性，「寧極」然後至命。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」，「反一無迹」之謂也；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」，「深根寧極而待」之謂也。

詳道註 古之人，知與恬相養，則道與世可知矣；今之人，世與道交相喪，則知與恬可知矣。「世喪

道」，則俗日薄；「道喪世」，則德日衰。「世無由興乎道」，此「天地閉，賢人隱」之時也。「雖聖人不

在山林之中」，亦將隱矣，況其下者乎？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身、閉言、藏知之謂也，身出心隱而陸沉者也，與夫友木石、群鳥獸者固有間矣。經所謂「天下有道，聖人成焉」者，功成於無爲，「反一無迹」也；「天下無道，聖人生焉」者，保性命於長存，而「深根寧極」也。成焉而不以己忘物，生焉而不以物害己，則能視窮如通，視通如窮，神不馳於外，精不耗於內，豈非存身之道乎？

碧虛註 人存則道興，人亡則道喪，世道交喪，歷運使然。人與世，末也，其要在乎本。若老聃守藏史，南華吏漆園，其德隱矣。「隱，故不自隱」，時使之然也。伯夷采薇，子陵垂釣，「時命大謬」也。「反一無迹」，「功成不居」也。傳說版築，呂望磻溪，「深根寧極」也。

膚齋云 道與世交相喪，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聞見，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哉？世皆不知道，則聖人雖在目前，衆亦不識。非聖人故意自隱也，夫隱士欲伏身、閉言、藏知，知時不可，所謂「邦無道則愚」是也。「反一無迹」，功成不有也。道雖可行，而付物於無心，在我者一而已矣。「根」，即「自本自根」。「極」，止也。「深根」，猶「退藏於密」。「寧極」，猶曰「安汝止」。「存身」，以待時而已。

褚氏管見云 詳夫世道交喪之語，意甚可悲！真人超出世累，固未必以一己之遇不遇介懷，此特爲世道而言。是亦悲人之悲耳，究其極致，又有足以解人之悲者，能於言下以至理燭破，則處窮如通，

視毀如成，其得失果何如哉？古之隱士，知時命之謬而安之，故德隱身不隱，雖處亂世而和光同塵，害莫能及。今之隱士，竄身避地，名隨迹彰，不安所安，固有行怪而召釁者矣。「反一無迹」，則明道若昧；「深根寧極」，則良賈若虛。所謂隨時隱顯，能龍能蛇，則此身何往而不存，此道何存而不可哉？《文中子》「天隱」、「人隱」之說蓋原於此。

古之存身^①者，不以辯飾知，不以^②知窮天下，不以知窮德，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，己又何爲哉？道固不小行，德固不小識。小識傷德，小行傷道。故曰：正己而已矣。樂全之謂「得志」。古之所謂得志者，非軒冕之謂也，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。今之所謂得志者，軒冕之謂也，軒冕在身，非性命也。物之儻來，寄也。寄之，其來不可圉，其去不可止。故不爲軒冕肆志，不爲窮約趨俗，其樂彼與此同，故無憂而已矣。今寄去則不樂，由是觀之，雖樂未嘗不荒也。故曰：喪己於物、失性於俗者，謂之「倒置之民」。

郭註任其真知，守其自得，行於坦途，塊然大通。自得其志，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，斯樂全也。「所謂「得志」者」，全其內而足。去來在外物，得失非我也。淡然自若，不覺寄之在身；曠然自得，不

①「存身」，四庫本及宋本、世德堂本同，覆宋本作「行身」。

②「以」，原本脫，世德堂本亦脫。據四庫本及宋本、覆宋本補。

知窮之在己。故無忻懽之喜也。寄去則不樂者，寄來則荒矣。營外而虧內，是爲倒置也。

呂註「存身」，則靜而已，「行身」非徒靜，必應變而不害乎靜可也。忘言，而知無不知；去知，而德無不備。「危然處其所」，則不待避世離物，而世、物無足以累之，此行身之道也。「道不小行，德不小識」，則不少損以趨世；不少損以趨世，「正己」之謂也。「樂全」者，無以益其樂，志於道而求得之，此所謂「得志」也。道則性命，軒冕，物之寄耳。今以其寄去，而易其無以益之之樂，則喪己失性，是爲倒置者也。

疑獨註「存身」有命，以在天而言；「行身」有道，以在人而言。「不以辯飾知」，真知無知也；「不以知窮天下」，兼忘天下也；「不以知窮德」，自德不德也。道行乎外則大，德有所識則廣。小行所以傷道，小識所以傷德，「正己」則天下之物皆取正乎我，豈小識小行所能與哉？夫憂樂出於性命，天下不能損益之者，憂樂之全也。舜以不得父母爲憂，雖天下之富貴不能損；顏子以簞食瓢飲爲樂，雖天下之富貴不能益。過此皆憂樂之外也。樂苟不全，不足謂之「得志」；有物奪之，志又失矣。夫人在天地間，寄也；軒冕在身，又寄於所寄。世人執吾身而有之，貴軒冕而寶之，以此爲得志，及其寄去則不樂，而不知其非吾性命所有也。故君子不榮通，不醜窮，此所以無憂也。若以所寄軒冕爲樂，其去爲憂，則向之得者，其樂未必不荒，喪己失性，謂之「倒置」也宜矣。

詳道注以知窮天下，小行也；以知窮德，小識也。道出於命，德出於性，人生莫不全性命道德之

理，而心之所之者不外乎此，則所謂「得志」者無它，樂全而已。失性之人，忘其不貴之身，而逐夫儻來之榮，以軒冕爲性命之根，以形骸爲哀樂之府，不知其所得者塵垢臭腐，而所失者乃吾之所以爲我也，何異乎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哉？

碧虛註 善行者貴默，守愚者福全。燕處超然，歸根復命，又何爲哉？小行則矯俗，小識則矜衒，有益必有損，豈爲得志哉？「物之儻來」「不可圉」「其去不可止」，隨物損益，受役多矣。中無主者，失之則憂，故其得之未嘗不荒，是樂乎外而喪乎內矣。

膚齋云「存身」，言不用之時；「行身」，言用之時也。有知見而不飾以辭，知有餘而不敢盡用，故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。「危然處其所」，謂所立者高。「反其性」，即「反一無迹」也。無爲者道之大，有爲則小行；不識不知德之大，有識則小識。正己而物正，則所樂者全，其得志在此，不在外物也。「無以益其樂」，即「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」。性命，天爵；軒冕，外物。知其去來不可必，故達不肆，窮不屈。其樂道，與它人樂軒冕同。樂在我，則無時而能憂；樂在物，則物去樂亦去矣。樂有去來，則非真樂，故未嘗不荒也。己與性，本也；物與俗，末也。重末而失本，故曰「倒置之民」。

褚氏管見云辯、知者，戕身之具，故存身者不取焉。天下之德，歸於玄默，無知而已。「巍然」，言獨立不群；「處其所」，謂靜定於此。足以反其自然之性，何必它求哉？「小行」、「小識」，形容所見者小，故爲道德之累。大人者正己而物正，則至樂全而本志得。唯其性命足重於內，是以軒冕可輕於

外。儻來暫去，會之無心。若寄去而憂者，寄來則必樂，樂必荒矣。己因物而喪，性因俗而失，則冠履倒施，欲化天下之民也難矣。「行身」^①當是「存身」，上文可照。「危」當是「巍」。

褚氏統論是篇主意，謂人無超逸絕塵之見，而苟徇世緣，漸失其本，皆繕性滑欲於俗者也。雖未爲顯惡，而妨道爲尤甚。況又益之以外學，亂之以妄思，而欲復初致明，是猶適郢而北其轅也。真人又慮學者憚其空無渺莽，無所致力，設爲恬知交養之論，使之易入焉。夫人處世間，酬機應變，不能忘知。知用則害恬，要在審酌其宜，處之以道。事來則知見，事去則恬存，久久調熟，二者俱化，精神魂魄融爲至和。符性命於希夷，歸道德之根本，由是而充之，與一世之人處，混茫而得澹漠，雖有知而無所用，則其爲化也博矣。奈何政失淳和，俗趨浮薄，離道險德，滅質溺心，至於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？然後有山林之聖人，深根寧極，以期旦暮之遇。「存身」，所以存道也。寄之去來，無容休戚於其間，尚何以知辯爲？而其樂全志得，有超乎軒冕之榮者，人患不知求耳。此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，南華心事亦槩見於此云。

① 「行身」一段，道藏本、四庫本均爲雙行夾註。

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一

秋水第一

秋水時至，百川灌河，涇流之大，兩涘渚涯之間，不辯牛馬。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。順流而東行，至於北海，東面而視，不見水端，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，望洋向若歎曰：「野語有之曰：『聞道百，以爲莫若』者，我之謂也。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，始吾弗信；今我睹子之難窮也，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，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。」北海若曰：「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，拘於虛也；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，篤於時也；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，束於教也。今爾出於涯涘，觀於大海，乃知爾醜，爾將可與語大理矣。天下之水，莫大於海。萬川歸之，不知何時止而不盈；尾閭泄之，不知何時已而不虛。春秋不變，水旱不知。此其過江、河之流，不可爲量數。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，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，吾在天地之間，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，方存乎見少，又奚以自多？計四海在天地之間，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？計中國之在海

內，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？號物之數謂之「萬」，人處一焉；人卒九州，穀食之所生，舟車之所通，人處一焉。此其比萬物也，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？五帝之所連，三王之所爭，仁人之所憂，任士之所勞，盡此矣。伯夷辭之以爲名，仲尼語之以爲博，此其自多也，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？」

郭象註「不辯牛馬」，言其廣也。「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」，知其小而不能自大，則理分有素，跂尚之情無爲乎其間也。物之所生而安者，趣各有極。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。窮百川之量懸於河，河懸於海，海懸於天地，則各有量也。此發辭氣者，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，尋其意則不然。夫世之所患者，不夷也，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爲無餘，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爲至足，是以上下誇跂，俯仰自失，此生民所惑也。欲正之者，莫若先極其差，而因其所謂。所謂大者至足，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；所謂小者無餘，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。然後各知其極，物安其分，逍遙者用其本步，而遊乎自得之場矣。若觀大而不安其小，視小而自以爲多，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誇，豈達乎南華之旨哉？小大之辨，不可相跂。故五帝、三王、仁人、任士之所爲，不出乎一域。物有定域，雖至知不能出焉，故起小大之差，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。

呂惠卿註「秋水時至，百川灌河」，則學自外至，而未達乎大道之譬。「涇流兩涘，不辨牛馬」，則爲道而不出乎兩旁中央，而未至乎無所不見也。「順流至於北海」，言循理而求，則必得其所歸。「旋面

望洋向若」，回趨大道，從無窮之遊也。「拘於墟」，則小大之所限。「篤於時」，則久近之所專。「束於教」，則方術之所制。天下所以不得逍遙者以此。出涯涘而觀大海，則脫其拘限，而與於無方之觀，故可以語大理也。萬川歸之不盈，則益之不加益；尾閭泄之虛，則損之不加損。非久近所專，非小大所限，此水之幾於道也。計四海在天地間，中國在海內，人卒在萬物，若亡若存，如此其微，而五帝、三王、仁人、任士之所憂勞不過於此。而或辭之以爲名，語之以爲博，自大道無方觀之，輕其義而少其聞，豈虛言哉？

林疑獨註 拘虛者不能背境，篤時者不能趨變，束教者不能循道。道，歲也；聖人，時也。執一時而疑歲者，終不聞道矣。聖人之言應時而變，所變者言，所同者道。道散而爲教，教者各售其師之說，久而成弊，則泥束不通。今爲儒者則非釋，爲釋者則非道，不知三聖立教，其心則一；儻不明此，皆束於教者也。今河伯出涯涘而觀海，則不蔽於一曲，可以語大理矣。夫北海，萬川歸之而不盈，尾閭泄之而不虛，遠過江、河之流，豈可量數？而未嘗以此自多者，比形於天地，受氣於陰陽，則爲其所制役。「吾形在天地間，若小木小石之在泰山也。」「壘空」，蟻穴；「稊米」，稗子。皆至小者，而置於山澤之間，亦如北海之在天地也。夫物數，以萬爲號，取其盈數言之，人是萬物中一物；中國，九州人衆所聚。何異一毫之在馬體耶？五帝之連續揖讓，三王之征伐爭國，仁人之憂民，任士之勤職，雖事業不同，俱盡於毫末而已。伯夷辭國以爲名，仲尼修經以爲博而誇大於當世，亦猶河伯之自多於水也。

陳詳道註 老子多以水喻道。道在乎有本，水貴乎有源。莊子所以以北海喻聖人之道，秋河喻百家之術，當是時也，大道裂於百家，天真沉於俗習，而一曲之士方且欣然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，猶拘墟之蛙不可以語海，篤時之蟲不可以語冰；及其悟也，然後仰天庭而卑天下之居，登泰嶽而知衆山之小。此《秋水》之篇所以作也。蓋百家之學以長衆爲能，故託之河伯；聖人之道以順物爲功，故託之海若。百川歸之不盈，尾閭泄之虛，歸墟無底故也。以小大相視，則有餘、不足之累生；以小大相忘，則俯誇、仰歎之情泯。莊子不期於相忘而期於相視，將以驅小道歸宿於大方而已矣。

陳碧虛註「望洋」，見水之盛大貌。未至海門，則成鄙陋，所以爲無隅者所嗤。是故通變適時，廣大之道也。君子、小人各有涯量，越分妄語，自遺其醜。知其醜者乃可語理，知愚惑者非愚惑也。夫水莫大於海，未嘗以自多者，蓋取善下、後身之義。齊、魏之爭蝸角，兆民之處毫末，皆爲貪者舉喻。「五帝之所連」，謂連續仁義也。

林氏虞齋口義云「涇」，濁也。河水驟至，而濁拍滿兩岸，故曰「涇流之大兩涘」，非「涇渭」之「涇」也。「洋」，海中。「若」，海神名。「拘墟」、「篤時」，「螻蛄不知春秋」之類。「尾閭」，沃焦也，見《山海經》。「聞空」，小穴也。人處萬物中之一，此合太虛之間可名者論之。其在九州之內，又只是一件，此合草木鳥獸論之。二句發得極妙！言世界之小如此，五帝、三王所知所能皆不出其內也。

褚氏管見云「觀於海者難爲水，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。」故秋水至而河伯欣然，東至海則望洋而

歎，無怪乎海若引井蛙、夏蟲之喻。繼又形容北海之大，不可量數，然計四海之在天地，中國之在四海，奚啻馬體一毫末？則安知天地之外不有大於天地者乎？故是篇借河、海問答，以明小大多少之分，與鯤鵬、蜩鳩之論相類，文體機軸變換愈奇。海若首答，大意在曲士束於教，欲有以祛其自多之謬，使爲大方之歸而已矣。辯論極致，詳見下文。

河伯曰：「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，可乎？」北海若曰：「否。夫物，量無窮，時無止，分無常，終始無故。是故大知觀於遠近，故小而不寡，大而不多，知量無窮。證歸今故，故遙而不悶，掇而不跂，知時無止。察乎盈虛，故得而不喜，失而不憂，知分之無常也。明乎坦塗，故生而不悅，死而不禍，知終始之不可故也。計人之所知，不若其所不知；其生之時，不若未生之時。以其至小，求窮至大之域，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。由此觀之，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？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？」

郭註 物各有量，死生時行，得失皆分，終始日新。各足而無餘，則知遠近、小大之物各有量。「歸」，明也。「今故」，猶古今。「遙」，長也。「掇」，短也。證明^①古今，知變化之不止於生死，故不以長而

① 「明」，原本誤作「盟」，四庫本同誤。據宋本、覆宋本、世德堂本郭註徑改。

悒悶，短故爲跂。察其一盈一虛，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。能忘其憂喜死生者，日新之正道。明始終之日新，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，是以涉新而不愕，舍故而不驚，雖死生之化若一。而所知各有有限，生時各有年^①，莫若安於所受之分，則大小俱足。若秋毫不求天地之功，則周身之餘，皆爲棄物。天地不見大於秋毫，則顧其形象，纔自足耳。將何以知細之定細、大之定大耶？

呂註道非小大，豈有定體？今夫天地，吾以爲至大，極吾知之所知而莫得其盡，則吾所謂大者豈真大，所謂小者豈真小耶？小不爲寡，大不爲多，以知量之無窮也。我以歸爲歸，今爲今，未及言而今已爲歸，則所謂歸與今者，豈有止哉？證夫歸今之皆故，則「遙而不悶，掇而不跂」，以「知時之無止」也。吾安能鬱鬱待^②百年之王，則遙而悶者也。「彭祖以久特聞，衆人匹之」，則掇而跂者也。日中則反，月滿則虧，察乎盈虛，則得而不喜，失而不憂，「知分之無常」也。有始必有終，有終必有始，原始要終而明乎坦途，故生而不悅，死而不禍，以「知終始之不可故」也。則物之所謂時、分、終、始，豈真知也哉？知而非真知，則所知固不若其所不知也。生而有知，未生則無知，則其生之時固不若其未生之時也。知，至小也；無窮，至大也。以至小而求窮至大之域，是以迷亂而不自得也。

疑獨註以形觀物有小大，以道觀物無小大。「量」者，物之取平。「時」者，物之變化。「分」者，物之

① 「年」，原本誤作「率」，四庫本同誤。據宋本、覆宋本、世德堂本郭註徑改。
② 「待」，原本誤作「侍」，據四庫本徑改。

辨制。「始終」者，物之死生。以大知觀之，是皆不足以爲物之遠近小大也。明證今古所行之道，雖甚遠而心無不通之悶。所取之物，拾之甚易，而無強行之跂。此「知時無止」者能之。察乎盈虛，故得失無心，「知分之無常」也。世人之憂皆係乎得失，唯大知者知得失非己，任其自然，而無憂喜於其間。明乎坦途，故死生不足以動其心，則日新而無故也。夫人有知則爲知所役，勞形怵心，逐物忘己，不若無知，冥然自得矣。人生之後爲生所役，膠擾不息，不若未生之時寂然至虛而已。人之知至小，萬物之境至大，以至小求至大，非迷亂而何？

詳道註 知「物量無窮」，則小大不足爲多寡。知「時無止」，則今故不足爲厭跂。知「分無常」，則得失不足以憂喜。知「終始無故」，則死生不足爲禍悅。人之所以觀是者，以其所知也；所以有知者，以其有生也。能冥其所以知，而復乎未生之時，則孰知大者不爲至細，細者不爲至大耶？

碧虛註 「物量無窮」，則不可以言小大。「時無止」，則不可以言代謝。「分無常」，則不可以言得喪。「終始無故」，則不可以言變化。大人滌除玄覽，知物遠事小，其用乃衆；已近理大，所費甚微，故其量莫極也。晷昔遙而不可明，即今掇而不可證，物遷不可悶，日新不可跂，故時難留也。察富盈之何貴，故得之不喜；知貧虛之何賤，故失之不憂。知生死爲去來，故不知悅惡也。迎不見首，隨不見後，理豈有故哉？是知分別之知有盡，恍然虛曠無窮，生則利害紛錯，死則寂寥一空。以蟻蛭之趣，究崑崙之墟，則困矣。毫末具體，細倪有餘也；天地傾缺，大域不足也。